

1949—1979

儿童文学

科学文艺作品选

下

高士其 郑文光主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I287
8

儿 童 文 学

科学文艺作品选

下

高士其 郑文光主编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老邢头碰上什么

张梅溪

有一位在森林里做了三十年猎人的老技术员，姓邢，大家都叫他“老邢头”。他是个很和气很可爱的人，他有说不完那么多的故事和经验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说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给大家听：——

有一次，他带了猎枪和一些干粮，沿着冰冻的卡尔太河，到更远的一个原始森林去。他知道春天马上要来了，雪要溶了，树木要发芽了，鲜绿的草将会从雪溶的地方长出来了。他要去那个地方，正是鹿群喜欢去的地方。他想，这一次至少会猎获一只公鹿或母鹿。黄昏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地方，选了一个没有风雪的小沟子安顿下来，扎下用一张毡子盖的帐幕。他住的这个地方，离那些鹿群将要来的地方大概有十多里。他打算明天早上，天未亮，就要到那边藏起来，……他想着想着，便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在那些鹿群将要来的地方上，那片可爱的草地上，一切都和往日一样平静。

太阳出来了！啄木鸟开始在树上“啄啄啄啄”地工作着。有时候，一只小山兔来了！一只小灰鼠来了！一只松鸡来了！小朋友你们会问：“唉哟！老邢头为什么还不来呢？”

别响！别响！打猎哪里象你们这样着急呢？老邢头老早来了，躲在哪个地方了，不过不让人看见罢了！

太阳升得更高，各种各样的鸟唱的歌越来越响，林子里面显得热闹起来，小溪里的雪开始溶了。溪水笑嘻嘻地流动了！

森林里面的春天好热闹呵！

但是，忽然地，一下子的工夫，鸟儿都停住了歌唱，小山兔、小灰鼠、小花鼠也一齐逃跑了。森林象停止了呼吸，给什么东西吓呆了似的。

这时候，在大树后面雪洼子里，老邢头的枪轻轻地举起来。

该是鹿群来了吧？……不久，远远地传来一种声音，这种声音老邢头听了非常高兴，他想，起码有二十条鹿，才能有这样热闹的脚步。

声音渐渐近了，有一点象要下雨时的雷响，老邢头开始怀疑了：不对！这不是鹿的脚步。

那会是什么呢？

声音越来越大了！

老远的地方，乌黑一大片，一阵风似地卷过来。

唉哟，不得了！那是野猪。老邢头碰上野猪了。大大小小的起码有四十条吧！这样多的野猪，他从来没有见过。

多可怕的事情呵！一条野猪两个猎人也打不了，一个老邢头，却碰上四十条野猪。

老邢头睁大了眼睛，发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：在那一大群野猪后面，还跟着一条老虎，一条牛一样大的老虎。它在赶着这群野猪，象游牧的人赶着他的羊一样。

老邢头一动也不敢动。

半点钟之后，野猪同老虎都过去了，雪地上只剩下一大片零乱脚迹。

老邢头这一次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匆匆忙忙回到他露宿的地

方，捆起他的背包，回家去了。

老邢头是这样说：这是件少见的事。以前只听到老人家说过：那一大群野猪都是老虎的财产，谁也碰不得的。老虎赶着它们到处走，肚子饿了，就吃它一条，老虎永远有新鲜肉吃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选自《在森林中》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55 年 8 月版

火 刑

——纪念乔尔丹诺·布鲁诺

郑文光

1600年，罗马。亚平宁半岛上的阳光是和煦的，台伯尔河水给照得闪闪发亮。雪已经在融化，哪怕远处山顶还是白茫茫的。毕竟是春天临近了。

一幢灰色石头砌的、顶上盖着铅皮的房子，和周围有着高尖顶的教堂和宫殿比起来，真象一座坟墓。这就是名震世界的宗教裁判所的囚房。在那个时代，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的权力统治着亚平宁半岛上的各个国家。他们设立了残酷的宗教法庭，专门对付那些发表与《圣经》教义相违背的主张的人。他们把这些人叫作“异端”。

现在，从囚房的狭小的、隔着铁栅的窗户望进去，可以看到有几个穿着红色、黑色或白色长袍、头上戴着尖尖的高帽子的人，围在一条板凳四周。板凳上捆着一个头发又长又脏、胡子象野草、衣服破成一片片的人。在他脚下，一锅子热腾腾的油，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把油一勺勺地泼到他的脚上，每泼一下，他就抽搐一下，并且发出迷迷糊糊的呻吟声。

“他在说些什么呀？”穿红衣服的人问其余的人。其中一个就回答道：

“他说，高加索山上的冰川，也不能够冷却他心头的火焰。”

“真是魔鬼一样顽固的人!”红衣主教诅咒着。然后又在胸前画一个十字，喃喃地祈祷起来：“主啊，让他扔掉那些可怕的思想吧。”

乔尔丹诺·布鲁诺昏迷过去了，到晚上，他才给冷醒过来。脚上象是有几千把刀在剜割着。铅皮房顶的囚房，象冰箱一样寒冷。可是，他的心头是热辣辣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纷乱、恐怖而又烦躁的感觉在搅扰着他。

“不，我不反悔!……”他轻轻地、坚定地说。“哪怕象塞尔维特^①一样给他们烧死。我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，而且要勇敢地为它奋斗。”

五十年来生活，又一页一页地展示在他面前。他回忆到过去的日子，从回忆中，他总是找得到安慰和力量的。

小乔尔丹诺于1548年出生在景色明媚的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上。到十岁的时候，贫穷的父亲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修道院去。对于穷人说来，除了当兵以外，修道院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。他在修道院一直呆到二十二岁，也成了一个僧侣。

然而象驴子一样的僧侣生活跟热情、敏感、爱知识象爱阳光一样的布鲁诺是多么不调和啊。别的僧侣都是相信《圣经》的话的。《圣经》上既然说上帝创造了天和地，又创造了太阳、月亮和众星来照耀大地，那末上帝就是一切的主宰了。这有什么可

① 塞尔维特：奥国医生。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中写道：“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，卡尔文便烧死了他，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，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·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。”

怀疑呢？可是“胆大妄为”的哥白尼却说什么地球只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一颗星球。难道说，被路德叫做“疯子”的哥白尼会比上帝的儿子耶稣的话更正确么？这种说法，连想一想都是可怕的。

可是布鲁诺却为哥白尼的《天体运行》所感动了。在寂寞的深夜里，修道院的僧侣们都睡着了以后，年轻的乔尔丹诺却贪婪地追求着科学的真理。叛逆的火种在他内心燃烧起来。他写了一篇叫做《诺亚方舟》的短文。诺亚方舟是《圣经》上的故事，说是某次洪水暴发以前，诺亚先造好大方舟，把世界上的动物都拯救了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布鲁诺安排了这么一场讨论：动物们在争辩谁是世界上最好的，结果一致公认为驴子。作者感喟地写着：“噢，神圣的驴子一样的愚蠢，神圣的不学无术，神圣的痴呆和虔诚啊！你使得人们的心地这样的纯良，在你面前，简直没有什么智慧和知识哩。”在这篇文章中，布鲁诺不但尖锐地抨击了那些闭着眼睛重复着《圣经》教条的僧侣“学者”们，连罗马教廷，连一向被认为权威的亚里士多德，他都表示怀疑和讥讽。

有人向罗马教廷控告布鲁诺是“异端”，“罪状”一共有一百三十条。在布鲁诺周围，开始布满了恶毒的监视的眼睛。他逃亡了。在意大利的各个城镇——土伦、热那亚、威尼斯、帕都亚——流亡了三年，这些城市也和那不勒斯一样，到处是残酷的镇压异端的机构——宗教裁判所，大学里则充满了亚里士多德的信徒。最后，乔尔丹诺·布鲁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，自己热爱的土地，越过阿尔卑斯山，逃亡到国外去。

从1578到1591这十三年间，乔尔丹诺·布鲁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欧洲。他到过日内瓦、土鲁斯、巴黎、伦敦、马

因茨、威斯巴登、马尔堡、威登堡、布拉格、法兰克福^①。他在许多大学里的讲课哄动了这些城市，他写的小册子教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战栗，而青年人则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来迎接这个“不安分的”教授。他的博学、热情、滔滔不绝的口才，尖刻的讽刺，尤其是他的大胆的思想，他的天才的臆测，象火把一样点着了每个青年人的心。

就在长时间流亡的岁月中，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关于宇宙的理论。

“星星，这不是镶嵌在天空上的金色的小钉，这是跟我们的太阳一样大、一样亮的太阳，只不过因为它们离得非常远，因而看去就仿佛是小点点了。”

是的，哥白尼已经肯定地告诉人说：太阳是世界的中心，它放射着光和热，就象永世不灭的火炬一样。在太阳周围，有六颗行星围绕着它运转，它们的名字是：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（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天王星、海王星和冥王星），再外面，是一层布满星辰的天空。可是布鲁诺的思想比他的老师走得更远。在他面前，是无边无际的、广阔的空间，世界是没有尽头的。就是太阳，也不是什么宇宙的中心，而只是满天星斗中的一颗而已。

他高声呼唤着：

“找到可以相信的论证吧！把这些缀着宝石的墙壁砸碎，带着喧嚣和轰响扔在地上吧！向人们证明，世界不只有一个而且是有无限多的。打开门吧，叫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类似我们的太阳的别的星星。”

^① 土鲁斯在法国，马因茨、威斯巴登、马尔堡和法兰克福都在德国，威登堡在波兰。

天才的学者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，他让自己的思想远远走到前面去。

“无数的世界在无穷无尽的宇宙的广阔胸怀中产生、发展、灭亡，又重新产生……宇宙中有无数绕着自己的太阳运转的地球，就象那些绕着我们的太阳运转的行星一样。”

看来，这是多么荒诞不经的思想啊……在别的恒星周围运转的地球！那是谁也没有看见过的——即使到今天，我们靠了最强大的望远镜、最新式的仪器的帮助，还是看不见遥远的、别个太阳系的行星。然而我们坚决相信，这是最惊人的科学预言，这种科学预言是完全正确的，就象银幕上出现了影子，我们说光源前面一定有不透明的物体挡住一样。

乔尔丹诺·布鲁诺远远越出了自己的时代，他非常大胆地提出，在别的行星上，也有生物，甚至还有象人一样有智慧、会思索、按照理性生活的动物。

学者的天才的思想震动了教会的统治。《圣经》说，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，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们都是为了照耀人类而存在的。可是“胆大妄为”的“异端”却极力宣扬人类不过是自然发展的产物。

在阿尔卑斯山北面的那些城市，罗马教皇是鞭长莫及了；可是，曾经焚烧过教皇诏书的、以“革命者”姿态出现在宗教历史中的路德的门徒们，仍然用恶毒的目光和锋利的铁爪来迎接这个著名的“异端”学者。在布鲁诺周围，空气是那样沉重，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逃亡。只有在巴黎，年轻的国王曾经待布鲁诺为上宾。可是，不愿当宫廷学者的布鲁诺到底没有留下来。

1591年2月，布鲁诺接到了威尼斯一个叫莫琴尼格的贵

族的信，殷勤地邀请他回去，并且向他保证，在贵族的私邸中，教皇的迫害是不会降临到他头上的。怀念着祖国，怀念着风光如画的意大利的乔尔丹诺·布鲁诺，就在这个骗局下落到了宗教裁判所的手中。

红衣主教亲自来拷问著名的“异端”。最残酷的刑罚一件一件地加在这个半死不活的人身上。

然而，布鲁诺没有屈服。他对自己说：

“如果愚昧无知者的法庭吓唬你，企图消灭你的珍贵的事业，你一定得坚韧不屈，不要失掉勇气，甚至于不要退步。有一种会辨别光明和黑暗的、理性的崇高的法庭，真诚的、不可以利诱的证人和辩护者将为了你的事业而再生。”

八年过去了……

沉重的铁门“咣啷”一声打开了。几个穿黑衣服的人走了进来，一言不发地把布鲁诺架起来就走。

即使在法庭上，布鲁诺的神色仍然是凛然不可侵犯的。在法庭上，坐着以残酷闻名的宗教裁判所最高审判员马特吉齐，还有红衣主教、主教和神学家们。

宣判开始了。宣判书长篇累牍地说，乔尔丹诺·布鲁诺“长时期生活在异端的国家内，并且他自己也过着无法无天的、魔鬼一样的生活”，因而不光是一个普通的“异端”，而且是“异端”的领袖。宣判书说，宗教裁判所的“温和的劝诫”对“异端”不发生任何作用，他“不诚实”而且“顽固”得象魔鬼一样。现在只有把他交给世俗的政权。最后，宣判书向世俗的政权建议：“异端尽可能惩戒得温和一些，切勿流血。”

乔尔丹诺的心象给一阵寒风吹过似的，抖了一下。他知

道，“切勿流血”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，塞尔维特的命运真的降临到他头上了。

然而他仍然是平静的，从那破裂的嘴唇里，轻轻地、然而清晰地吐出这几个字：

“我想，你们宣判时怀着的恐惧，比我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更大吧。”

审判员和主教面面相觑。到这时候，“异端”还没有屈服！火刑在二月十七日举行。

百花广场上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。在广场中央，耸立着高高的十字架，布鲁诺缚在上面。他的脸是苍白的，眼睛凝望着遥远的天空。柴薪就在他脚下。火熊熊燃烧起来。

教皇克利门特八世和他的枢机员、红衣主教、主教们，都来到了广场上。他们想，也许在这最后一刻，“异端”会放弃自己的“可怕的思想”吧？然而，被火焰和浓烟包围着的殉道者口中，吐出的却是这样一句话：“火并不能把我征服，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，知道我的价值的。”

三百年过去了。台伯尔河还象当年一样淙淙地流着，亚平宁半岛上的阳光也象当年一样地和煦。罗马经历过战争、流血，唯物主义者——战士布鲁诺的思想在自由的人民当中翱翔。

人民永远怀念着科学的英雄的殉道者。1889年6月9日，在百花广场上，树立起乔尔丹诺·布鲁诺的铜像，六千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了揭幕典礼。

而布鲁诺，他的光辉的名字，始终活下去。他的天才的思想，一一被证实了。科学，昂首阔步地在地球上前进，它以不

可抗拒的力量将世界推进到原子时代，推进到消灭愚昧、迷信、落后、偏见的时代，推进到唯物主义彻底胜利的时代。

选自《科学大众》1957年2月号

小花猪的奶妈

秦 牧

夏天里，叶小英到乡下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，回城里来变得黑了，结实了。妈妈一见面，就把他搂在怀里，轻轻拍了他一下脸孔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看你变成块黑炭头了。”

这一个多月里，叶小英跟舅舅家的金弟表哥玩得多高兴呀，他们一道去挖蟹、摘野果、在小河涌里摸鲇鱼，坐在牛背上吹竹哨……。真的，过这种生活，皮色怎能不变成和青铜一样啦。

叶小英回到家里来，常常眉开眼笑地给家里的人——奶奶、爸爸、妈妈、哥哥讲述乡下的事：

“外婆家的门口就是一条小河，天天有许多小艇，都装满泥浆，插着小旗，在那里划过。舅舅说：那些艇都是合作社的。这些泥倒到田里去，将来田里的谷子就会多起来。

“金弟表哥，他捉鲇鱼可真行呀，不用钓竿，不用网，双手向小河泥窟里一掏，就拖出一条鲇鱼来，鲇鱼很小很小就生须的，和猫一样。

“金弟表哥还会叫牛听话，他喝一声：‘把头低下来！’牛就把头低下来，他踏在牛角上，一下子就爬上牛背了……”

叶小英就是这样，说话总是急急忙忙的。妈妈听了不禁笑着劝道：

“有话慢慢说，又没有人和你抢，你急什么！”

爸爸却说：“好啦，回家来要好好读书，别再心野了。”

哥哥叶大英听着弟弟有声有色的叙述，又是羡慕又是嫉妒。他心里想：“哼，又不给我去，要是我去呀，光是标本就不知道要采多少回来！”

说起叶大英、叶小英两兄弟，面貌、性情可不相同啦。他们一个十二岁，一个九岁。哥哥念高年级，弟弟念中年级。哥哥是长脸的，弟弟是圆脸的。两个人在家里同住一间房子，两张床铺相对排列着。但两个人的兴趣却不是十分相投的。哥哥喜欢摆弄手工一类的东西，什么锯子呀，凿子呀，都会使用。椅子坏了一条腿，他一修就好了。水龙头出了毛病，他扭几扭，放块橡皮进去就好了。他可真会做东西呀，他用纸皮纸片，就可以制造出地球仪啦、潜望镜啦这些东西来。他做事是实实在在的，爸妈交代他做的事情，他决不会忘掉一件。他的床铺是摆得整整齐齐的。床头的架子上就放着他亲手做成的各种小玩意。弟弟呢，可就不是这样了。他做事很不利落，连床铺也理不好，他常常打烂碗碟。锯子凿子这些东西不大听他使唤，一到他的手里，不是划痛他的手指，就是啪的一声跌到地上去了。他的脸上衣上常常染有泥巴。有时还象只花面猫。爸妈吩咐他做的事情他常常漏掉，叫他买酱油，有时他却把醋买回来。他是个急性儿，说话常常象切菜那样快。他不大喜欢做手工，却喜欢玩动物。街头上的蟋蟀摊子，他常常一看就是个把钟头。鸟店里的鸟，什么相思啦，百灵啦，画眉啦，石青啦和鱼摊上的观赏鱼，什么神仙鱼啦，剑尾鱼啦，玻璃鱼啦，珍珠鱼啦，彩雀鱼啦，名字他全知道。不仅知道，他还会用蜡笔把它们画出来，画得活灵活现的。他的床头的架子上也多是些会飞会跳的东西。有时瓶子里装着一只青蛙，有时盒子里盛着一只尖头蚱蜢，一瓶斗鱼更不时有新的补

充进来。妈妈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东西，常常禁不住嚷道：“哎呀，这个小英呀，长大去卖鱼好了！”

两兄弟习性兴趣上有这些不同，有时就难免不大融洽啦。哥哥觉得弟弟做事是不大实际的，有时争辩的时候不免会用轻蔑的神气道：“你懂得什么，你就只会整天顾着玩蚱蜢、玩鱼！”而弟弟呢，一听到这侮辱性的话就光火了，他瞪着眼睛嚷道：“你懂你懂，你很行吗？”哥哥气得笑起来了，弟弟却仍然鼓着满腮巴的气。但话虽这么说，两兄弟还是很有感情的。妈妈给弟弟吃的东西，弟弟总忘不了问：“哥哥呢？”大英也时常照料着弟弟，有时给弟弟收拾床铺啦，放蚊帐啦，做得可真好！他下蚊帐的时候，蚊子可别想有一只能够在里面躲藏。

弟弟从乡下回来后，不久就发生了一场争吵的风波。

一个晚上，两兄弟正围着桌子做功课，大英做完了算术，斜眼看到了弟弟捏着铅笔在写一张草稿。大英起初只是随便瞧瞧罢了，但越瞧他的眼睛就越大了。什么？这小家伙在写些什么？

“……在乡下，我看到了很多好玩的事情。我见到两只刚出世的小花猪，它们认了黄狗做妈妈。它们吃狗妈妈的奶，黄狗是多么爱它的小猪儿女啊！”

哥哥一下子把纸片抢过来，笑着问道：

“你写来做什么？”

“登壁报！”

“专撒谎！牛皮大王！是你看到的吗？”

“嗯！我看到花猪在吃一只母狗的奶！”

“嗤，骗人！”

“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”叶小英有点生气了。

“还讲还讲，骗鬼吗？”

“我明明看到两只小猪伏在母狗身上吃奶。你不信就算了。”弟弟一下子把纸片抢回来了。

在工厂里做会计的爸爸，正戴着老花眼镜在灯下看报，这时，听到他们吵闹，不禁皱皱眉头。问道：

“吵什么？怎么好好的又吵起来了！”

叶大英笑着告诉爸爸道：“小英咯，他撒谎，他说小猪认母狗做妈妈，说小猪吃母狗的奶，他还要写文章投到学校的壁报上去呢！”

“是真的，我看到的！红领巾保证！”

爸爸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回事。他舐了舐嘴唇说：“你亲眼看到的？你是怎么看到的？”

“我和金弟表哥走到一株榕树下，看到一只大母狗躺在那儿，两只小猪伏在它肚皮上吃奶。母狗伸着舌头喘气，一动也不动。我们问在树下乘凉的一个老婆婆，她笑着说：小猪已经认了母狗做妈妈啦。”

爸爸不信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别这样傻了，那老婆婆哄你的。那些小猪只是用它们的嘴向母狗身上拱一拱罢了，你们就把它当做在吃奶！你记得清楚没有？是不是它们只是用嘴拱一拱？”

叶小英犹豫起来了。他咬着嘴唇，眯着眼睛，心里想：“也许并不是在吃奶呢，也许小猪只是用嘴顶一顶……”想着，说不出话来，就吞了一口唾沫。

叶大英看见弟弟这样子，就接口说道：“是不是？也许你当时眼花。小猪只是用嘴碰碰狗肚皮，你就把它当做在吃奶了。有时鸡也去啄啄猪狗身上的虱子，难道你也说鸡认猪狗做妈妈吗？”

叶小英越听越恼了，就把纸片一把抓过来，揉成一团。赌气道：“假就假好了，我最多就不写来登壁报！”